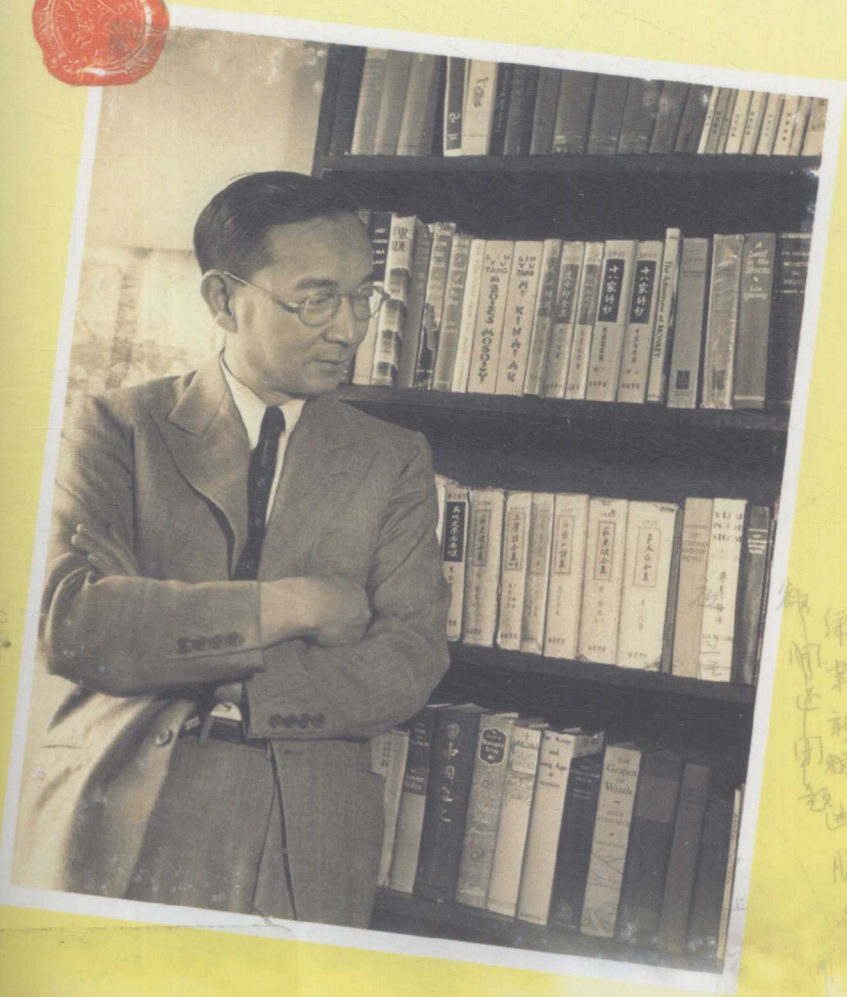


跨越與前進

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A Stride Over / Forward ——
Cultural Fusion / Function in the
Study of Lin Yutang



Handwritten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including phrases like "離人淚", "紅袖", and "斷腸".



A Stride Over / Forward ——
Cultural Fusion / Function in the
Study of Lin Yutang

跨越與前進

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 / 相涵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A stride over / forward :
cultural fusion / function in the study of Lin Yutang
/ 林語堂故居編. -- 一版. -- 臺北市：林語堂
故居，2007 [民 96]

面； 公分

部份內容為英、日文、德文

ISBN 978-986-83387-0-8 (平裝)

1. 林語堂 - 學術思想 - 論文, 講詞等

112.807

96008057

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A Stride Over / Forward ——
Cultural Fusion / Function in the Study of Lin Yutang

編 者 / 林語堂故居

出 版 者 / 林語堂故居

執行編輯 / 陳怡燕 林世玲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黃意容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編印發行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 銷 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5 月 BOD 一版

定價：400 元

序

林語堂故居以紀念館形式成立五年。2005 年 10 月起，由台北市文化局委託東吳大學經營管理，業已一年有餘。在東吳大學全力支持下，我們致力於林學的推廣以及文物典藏數位化，房舍在諸多單位協助以及館員們細心呵護下維護良好，活動的舉辦也因各方好友的熱烈支持得以維繫，致使我們擁有更大的信心與衝勁，希望能將語堂先生介紹給更多的人。首要之務，便是林學的推廣。

語堂先生在文化上的卓越貢獻，開展人們的視野。多年來館方致力維持語堂先生的廣度，並以呈現多元化樣貌的方式，舉辦講座、讀書會、課程、藝文活動等。而林學的深度更待進一步呈現，於是籌備研討會的計畫逐漸成型，期間東吳大學的師長們給予許多珍貴建議，同學們的積極參與更促成一門全新的課程——「國際會議與實務」誕生。我們欣喜語堂先生畢生推廣融匯中西文化的薪火，得以藉由本研討會在東吳大學師生們身上延續。

語堂先生涵養時代的面貌，迄今仍能印證於文化的相承。聯結中西文化究竟是並存？抑或是彼此交融？如何定位語堂先生的時代價值，並兼顧文學的探索？如何囊括語言學的範疇，並就其文化生命思索回顧？語堂先生複雜多采的生命情調，如何才能完整呈現？研討會籌備委員們反覆思索討論，期望據此能為兩天的會期訂出一個最合適研討主題。最後決定將基調訂於時間的前進，著重文化的激盪，將研討會定名為「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有諸多新的角度，無論是綜觀亦或是歷史橫切剖面，皆有全然不同的觀察。專題演講有馬悅然教授為我們講述他心中的林語堂，以及周質平教授從思想史上量度。從著作延伸出的觀察，則有朱嘉雯教授談《紅牡丹》、周志文教授與語堂先生共遊《信仰之旅》、曾泰元教授從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細看辭語問題等。在多元文化歸納層面，伊藤德也教授論及語堂先生思想成立之初、林明昌教授觀察性靈和語堂先生幽默的微妙、顧彬教授以人道主義來看語堂先生、李勇教授解讀語堂先生的文化理想以及蘇迪然教授從二〇年代的中國看語堂先生。在生活歷程的層面，鐘怡雯教授思考語堂先生的定位、吳禮權教授從語言學的角度量化證得中國人的思維、鹿憶鹿教授從飲食的角度探看語堂先生的作品、秦賢次老師還原語堂先生在聖約翰大學的生活面貌、曹林娣教授從園林文學的角度探討中華生活藝術。最後的綜合座談，則由馬悅然教授、袁鶴翔教授和周質平教授激盪出精采的討論，為本次研討會畫上完美的句點。

這本論文集的重新出版，集結所有精采的內容，也代表我們的一份心意。倘若您在閱讀這本論文集時感受到分毫的驚喜，那便是我們所有努力的目標。

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敬啟

2006 年 10 月 13 日

校長致詞

今天本校很榮幸的有此機會舉辦這項「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我謹代表東吳師生歡迎各位貴賓、先進撥冗蒞臨、齊聚一堂蒞校參加此一盛會。

我們知道語堂先生是民初一位了不起學者、文學家與翻譯家。語堂先生一生為人、為文懇切自然，幽默天成，文章更是廣泛的影響華人讀者，他更肩負起連接中西文化的橋樑，將中國古典文化，透過手上妙筆生動的傳達介紹給西方讀者，同時也是中國近代以英文書寫而斐聲國際的重要知名作家。

東吳大學自 2005 年 10 月接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經管「林語堂故居」以來，除了悉心經營館設的維持與日常活動的舉辦外，更重視林語堂學的推廣與研討，此舉深獲校內師生熱烈支持，所以在短時間內成效顯著，普獲各界肯定。

我們希望「林語堂故居」不只是一個景點，同時也是作為教學與推廣林語堂學的一個重要據點。今天我們所呈現的成績只是踏出第一步，以後我們還要更持續不懈的推展與完成各項計畫，鼓勵更多人來關注林語堂先生的傑出種種，譽揚一代大師的精神與成就。

今年是林語堂先生逝世 30 週年，本校舉辦這項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彰顯對語堂先生的崇高敬意。在此，感謝許多遠從美國、香港、日本、大陸前來的國際知名學者，及國內眾多學者們共襄盛舉。特別要感謝台北市文化局的全力支持，使得本研討會得以圓滿順利舉行。透過今日群賢畢至的相互研討交換意見，我們相信林語堂學必能永續傳承，見證歷史。

東吳大學校長

劉北玄 敬啟

2006 年 10 月 13 日

局長致詞

劉校長，以及在座的各位貴賓，台北市文化局期待這個研討會已久。林語堂故居成立到現在已經五年，我們一直期待它不只是一個存放林語堂文物、瞻仰林語堂遺跡的地方，更是推廣林語堂相關學術研究的地方。東吳大學參與故居的委外經營工作之後，我心裡便覺得這個期待應該很快就會實現，因為東吳大學經營的錢穆故居，已舉辦好幾次錢穆先生相關的研討會，對錢先生的思想已做了相當的整理。

我個人對林語堂非常心儀，因此非常期待他能受到應有的重視。林語堂是閩南人，又跟台灣有深厚的關係，但我對他的評價與這些親切感並無關係，而是因為林語堂是中國現代思想家裡面，最具有學術深度與廣度的一位。說起現代中國重要的思想家，一般總不免想到以下幾個名字：魯迅、胡適與林語堂，但其中林語堂最具深度與前瞻性，卻最被低估，一方面乃因中國大陸對現代思想家的評估特別打壓林語堂，但若更追根究柢則應該回溯到五四：在那個年代，林語堂已被嚴重邊緣化。

事實上，林語堂一開始跟魯迅、胡適一樣，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持相當不以為然的態度。早期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曾以北京郊區給他的印象來比喻：嘈雜的聲音、混亂的顏色，再加上「驢尿味」。與胡適把中國傳統簡化為「裏小腳、大雜院、貞節牌坊、會弄死人的衙門」一樣，都是持非常否定的態度，魯迅就更不用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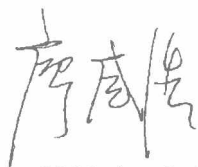
雖說，他們批評中國文化如此不留餘地，想必都是愛之深責之切。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幾位先生顯然落入當時思潮的窠臼而不自知，也就是從當時的西方角度來看中國或者第三世界的文化，在那個時代，一般人在受到西方現代性的重創之後，要脫出這樣的窠臼並不容易。但如今當代思潮已發展到另一個高度，我們當然必須立刻調整這種偏狹的視野，這時候，後期林語堂的價值就浮現了。但因為他一向被低估，所以他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全無發揮。

後期的林語堂轉而對中國文化有高度的肯定。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何以能獨排眾議、擺脫西方中心的思考，重新公允的評價傳統文化？首先是他對西方有超過一般人的了解（當然遠超過胡適與魯迅）。他出生於傳教士家庭，從小受西式教育，因浸染於其中而對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雖然生活在傳統中國社會，但由於父親禁止家中小孩參與怪力亂神的傳統文化活動，以免受到「迷信」的影響，所以他年少時對傳統文化相當疏離。也因此後來重新接觸中國文化時，反而能夠以比較持平的態度；在面對西方現代性所產生的弊病時，尤能看出中國傳統文化確有西人無法企及的長處。

林語堂認為，西方現代性所造成的功利化（資本主義）與集體化（包括極右的法西斯以及極左的共產主義）的弊病，傳統中國文化恰可為其解藥。因此他特別強調傳統文化中留白與閒適的境界。今人提倡「慢活」，也不過是呼應一個前一世紀林語堂的想法罷了。

最後，再次感謝東吳大學舉辦這場研討會，相信與會學者的精闢洞見，必能對林語堂先生的思想的研究帶來新的契機，並讓這位思想的偉人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視。謝謝！

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敬啟

2006 年 10 月 13 日

目錄

序	馬健君..... i
開幕致詞	
校長致詞	劉兆玄..... iii
局長致詞	廖咸浩..... iv
專題演講	
想念林語堂先生	馬悅然..... 1
在革命與懷舊之間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林語堂.....	周質平..... 7
研討會論文	
一捆矛盾——論林語堂的（拒絕）歷史定位.....	鍾怡雯..... 28
向中國傾斜——林語堂的飲食觀	鹿憶鹿..... 36
由漢語辭彙的實證統計分析看林語堂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對中國人思維特點所作的論斷	吳禮權..... 49
芳心誰屬難知——《紅牡丹》的前世今生.....	朱嘉雯..... 62
論林語堂文化理想的烏托邦性質——解讀《啼笑皆非》和《奇島》	李 勇..... 72
Lin Yutang and China in the 1920's: Humor, Tragicomedy and the New Woman.....	蘇迪然..... 85
Vom Terror zur Humanität: Lin Yutangs Vorschlag zur Erneuerung der chinesischen Nation.....	顧 彬..... 143
林語堂與聖約翰大學	秦賢次..... 161
林語堂の自己形成——初期の中国文化意識を中心に.....	伊藤德也..... 175
性靈與悲憫——林語堂早期幽默書寫研究.....	林明昌..... 187
中英文大師＝詞典編纂家？《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問題初探.....	曾泰元..... 199
林語堂的信仰之旅	周志文..... 206
閒雅曠達的東方生存智慧——林語堂論中華生活藝術.....	曹林娣..... 221

綜合座談.....	馬悅然、周質平、袁鶴翔244
-----------	---------------------

附 錄

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260
與會學者名單.....	262
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及贊助單位	264
工作人員名單.....	265
跨文化闡釋：「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李 平	266

想念林語堂先生

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要是林語堂先生 1937 年沒有發表他的英文版大作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我今天肯定不會應邀到台北來參加這隆重的座談會。事情是這樣的：我二十歲服完兵役之後，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攻讀拉丁文和希臘文。我那時最大的願望是畢業後在一個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書，讓學生們欣賞我自己所喜歡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詩歌和散文。1946 年的春天，我正在忙於準備考拉丁文的時候，我的一個伯母把林語堂先生的著作借給我看。我讀那部書的時候簡直沒有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國作家會完全改變我對自己的前途的計劃和希望。

此書的第五章裡，作者談到莊子和老子的哲學。我一讀完了那一章，就到大學圖書館去借《道德經》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譯本。我看了這三種譯文之後非常驚訝：這三本譯文的差別那麼大，怎麼會出自一個共同的原文呢？好，我鼓起勇氣給瑞典有名的漢學家高本漢打電話，問我能不能拜訪他。高本漢那時當瑞典遠東博物館的館長。我去拜訪高本漢的時候就問他《道德經》哪一種譯文是最可靠的？高本漢說：「都不行！只有我自己的譯文是可靠的。還沒有發表，我願意把稿子借給你看。」我過了一個星期把稿子還給高本漢時，他就問我：「你為甚麼不學中文呢？」我說：「我願意學！」高本漢說：「好，你 8 月底來，我就教你。再見！」我 1946 年 8 月搬到斯德哥爾摩去，開始跟高本漢學中文。我頭一個課本是《左傳》，第二個課本是林語堂的老朋友所寫的《莊子》。我相信林語堂先生會認為高本漢所選的課本是再好沒有的了。

我 1946 年到 1948 年跟高本漢學的多半是先秦文學著作和歷代的音韻學。我攻讀中文的同時，我也讀了林語堂先生很多別的英文版的著作，像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啼笑皆非》）和他的最精彩的以《紅樓夢》為原型的長篇小說 *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雲》）。

書如其人。德國有名的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歌德曾提到他非常討厭的一個人說：「要是他是一本書的話，我不願意讀他！」而我讀《生活的藝術》和《京華煙雲》的時候常常嘆息：「啊，多麼遺憾我沒有機會跟作者見面！」

西方有一個俗語說：「你告訴我誰是你的友人，我就讓你知道你是誰。」林語堂先生的友人很多。有的雖然生活在遙遠的古代，但是他好像天天跟他們來往，也把他們介紹給他的讀者。他的許多現在被世俗遺忘的文人也成了我自己的友人。他最親密友人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

都是自由自在的個人主義者，都不願意跟著群眾走，他們都是樂觀的而且都具有非常強的幽默感（「幽默」這個中文詞本身是林語堂先生創造的），都欣賞大自然和簡單、樸素的生活所帶來的幸福。其中的儒家學者、政客和受現代商業化的人物非常稀少。我聽說林語堂先生發表於 1928 年的獨幕戲劇《子見南子》得罪了孔氏族人。這齣戲劇收入商務印書館 1935 年出版的《子見南子及英文小品文集》（*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ing*）（高本漢給他的學生們談到這部書時，哈哈大笑說：「啊，林老這個人，真是……」）。

他最親密的友人可能是莊子和陶淵明。在《生活的藝術》的自序裡，林語堂列舉他的一些精神上的朋友。其中有第八世紀的白居易，第十一世紀的蘇東坡，十六與十七兩世紀，富於口才的屠赤水，嬉笑恢諧，獨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獨特偉大的李卓吾，感覺充溢、通曉世故的張潮，耽於逸樂的李笠翁，樂觀風趣的快樂主義者袁子才和談笑風生的金聖歎。

長住在美國的林語堂先生的外國的友人應該很多。他的著作裡提到的一個友人是 1938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Pearl Buck）。賽女士鼓勵先生用英文寫作，也給他的《吾國與吾民》寫了一篇序文。「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對賽珍珠的友誼叫我心裡感覺得很安逸。我自己認為賽珍珠的小說 *The Good Earth* 是一部很好而且很動人的小說。我知道很多中國作家與文人認為她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且認為瑞典學院應該把獎頒發給一個寫農村生活的中國作家。問題是那時候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還沒有開始翻譯成外文。

1940 年賽珍珠和有名的瑞典探索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不約而同都推薦林語堂先生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瑞典學院請高本漢評價林語堂的著作。在他的報告中，高本漢特別提出《吾國與吾民》和《京華煙雲》；他認為這兩部書是「報導中國人民的生活與精神非常寶貴的著作」。諾貝爾文學獎的小組也特別欣賞作者的「活潑的、有機智的和富於很強的幽默感的想像力」。可惜的是瑞典學院 1940 年到 1943 年沒有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其如此，可能是因為瑞典學院戰爭中願意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

賽珍珠 1950 年再一次推薦林語堂先生。諾貝爾文學獎的小組認為作者既然用英文寫作，所以他的著作不能代表中國文學。瑞典學院好像沒有考慮到印度的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憑他用英文寫的一部詩集 1913 年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在《生活的藝術》第一章裡林語堂總結他的人生觀：「觀測了中國的哲學和文學之後，我得到一個結論：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的人，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於明慧悟性上的達觀者（a man with a sense of detachment）。這種達觀產生寬宏的懷抱，能使人帶著溫和的譏評心理度過一生，丟開功名利祿，樂天知命的過生活。這樣達觀也產生了自由意識，放蕩不羈的愛好，澈骨和漠然的態度。一個人有了這種自由的意識及淡漠的態度，才能深切熱烈地享受快樂的人生。」莊子、陶淵明和蘇東坡都會贊同林語堂先生的人生觀。

連一個熱烈地享受快樂的人有時候也會落於悲哀的狀態。林語堂先生的《啼笑皆非》真的是「啼」多於「笑」的一部書。書寫背景是恐怖的國際政治形勢引發作者的憤怒和失望，讓人哭笑不得的 1943 年。

林語堂先生的興趣範圍比任何現代中國文人廣大得多。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他也是評論家、翻譯家、教育家、語言學家、美食家和發明家。他發表的作品很多。他的處女作獲得學校金牌獎的英文短篇小說，發表於 1913 年。他最後的著作，《八十自敘》，發表於 1975 年，先生去世的前一年。

林語堂先生的著作對西方人之瞭解和欣賞中國優秀文化的影響非常大，他們從他的著作所得的收穫可能比中國讀者所得的大得多。林語堂先生去世之後這三十年，中國大陸的各方面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俗化。大陸這些年重新流行像林語堂先生和梁實秋先生這樣偉大的文人，據說就是過去他們缺少此類的生活態度和想像，把中國閑情逸致的生活方式丟掉了。據我看，重新出版林語堂先生的主要著作的時候到了。

世界文學界中偶然會出現不用自己的母語寫作的作家，像生在波蘭的尤瑟福·康拉德（Joseph Conrad）。像 Conrad 一樣，林語堂先生的英文比受過高等教育的英國文人更精彩。他用英文寫的著作的風采有時遠遠地超過其中文版。對從 1928 年主要生活在美國的林語堂先生來說，英文變成他的第二個母語。高本漢給他的學生們講漢語歷史、音韻學和方言學的時候，有時會提到林語堂先生在那些方面的著作。我那時發現林語堂不僅是一位精彩的作家和評論家，他也在漢語歷史、音韻學、方言學、辭典編輯法、目錄學各方面有重要的貢獻，發表在不同的學術雜誌上。林語堂先生有時候也評論高本漢對古代音韻學的研究。他也把高本漢的著作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譯成中文，發表於《國學季刊》，1923 年，第一期。林語堂先生關於語言學的一些重要的文章收入上海開明書店 1933 年出版的《語言學論叢》。

林語堂先生早在 1925 年開始對於漢文方塊字的檢字法和漢語拼音法非常感興趣。他同年任教育部「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的委員。他對「國語羅馬字」最大的貢獻是他建議用「空」的字母來代表字的聲調：ta, tar, taa, tah。此後繼續研究檢字法，希望將來會發明一種打字機。先生長年研究的「明快中文打字機」終於 1947 年在紐約發明成功。可惜的是因當時的中國內亂未能生產。這對林語堂先生來說，是一個很重的經濟打擊。

檢字法於辭典的編輯當然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在寫這篇講稿的時候才發現林語堂的由香港中文大學 1972 年出版的《當代漢英詞典》實在非常好。我以前沒有用過這部詞典的原因是我覺得其檢字法太生疏。《廣韻》的韻部，《康熙字典》的 214 個部首，「四角號碼」我都會用，可是林語堂先生的「上下形檢字法」和「五十部首」對我這個老頭兒來說太難學了。（談到檢字法，我發現我的中國朋友都非常驚訝我會背《康熙字典》部首的次序：行步的「行」是第 144 個部

首，革命的「革」是第 177 個部首，「馬」是第 187 個部首。可是你問我「P」是英文字母裡頭第幾個，我就知道了。）

據我所知，林語堂先生和高本漢只見過一次面。1948 年 5 月 20 日，高本漢在紐約 Columbia 大學做了一個關於早期的中國銅器的演講。第二天晚上，大學舉行一個隆重的宴會，請來全美國的著名的漢學家和中國學者。除了林語堂先生以外，高本漢的老朋友傅斯年、羅常培和李方桂也在場。我相信林語堂先生和高本漢先生要是那時有機會談話，肯定談得很攏。兩個學者的幽默感非常大，而且非常相似的。自己寫過幾部小說的高本漢非常欣賞林語堂先生的《京華煙雲》。高本漢和林語堂先生還有一個共同之特點：兩位學者很欣賞中國古代的文學著作而對中國近代、現代與當代的作品不大感興趣。（高本漢認為現代中國是從東漢開始的！）讀了很多先秦文學著作之後，高本漢的學生要求讀比較現代一點的東西。高本漢給我們選的是十七世紀的小說《好逑傳》和《聊齋志異》。

在發表於 1936 年的《吾國與吾民》的第七章，林語堂先討論中國文學生活。其中談的小標題是「文學之特性」、「語言與思想」、「學術」、「學府制度」、「散文」、「文學與政治」、「文學革命」、「詩」、「戲劇」、「小說」和「西洋文學之影響」。在這一章裡頭，除了「小說」之外，作者取的都是古代的或者文言的例子。在小說小標題之下，談的是《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鏡花緣》和《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民國建立之後與五四運動以來的作家，像魯迅、老舍、巴金、郭沫若、李劫人、茅盾、葉聖陶等都沒提過。談「詩」的小標題之下，作者談的也盡是近代以前的詩人。

談 1917 年的文學革命，作者只提三個中國作家的名字：周作人、魯迅和梁啟超。他強烈反對用白話寫作的作品之主要的原因是「中文之歐化，包括造句和字彙。西洋名詞之介紹，實為自然的趨勢，因為舊有名詞已不足以表現現代的觀念。在 1890 年前後，為梁啟超所始創，但 1917 年之後，此風益熾。鑒於一切時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體之歐化，誠微不足道；但所介紹的文體既與中國固有語言如是扞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這情形在翻譯外國著作時尤為惡劣，它們對於中國通常讀者，其不合理與不可解，固為常事。」

談西洋文學影響，作者主要列舉 1935 年以前翻成中文的西洋作家，沒有提到任何中國作家的著作。在《京華煙雲》第十九章作者提到林琴南先生翻譯外國文學著作的方法：「林氏原是古閩一位舊式學者，不知英文，他所譯各書，乃是請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口頭講給他聽而寫成的。他的最著名的成功，乃在於他在從不曾有過其他文人作家，用文言譯述西方長篇小說以前，居然用瑰奇縱橫的筆墨，充分的發揮小說所應有的各種規模，而竟然得到成功，得享盛名。」

胡適先生和英國有名的漢學家兼翻譯家阿瑟·偉利（Arthur Waley）對林琴南先生翻譯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說的看法完全不同。胡適認為查爾斯·狄更斯小說裡的主人翁用已死了兩千年的語言講話是非常可笑的。Waley 認為林琴南先生所翻譯的 Dickens 的小說比

原文好得多。我相信林語堂先生會同意 Waley 的看法。(林琴南先生和林語堂先生都是福建人。要是他們不是親戚的話，他們總是四川人所謂的「家門兒」)。

生活的藝術當然包括讀書的樂趣。在《生活的藝術》第十二章林語堂先生寫如下：「讀書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公認的一種樂趣，極為無福享受此種樂趣的人所羨慕。我們如把一生愛讀書的人和一生不知讀書的人比較一下，便能瞭解這一點。凡是沒有讀書癖好的人，就時間和空間而言，簡直是等於幽囚在周遭的環境裡邊。他的一生完全落於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但在他拿起一本書時，他立刻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如若所拿的又是一部好書，則他便得到了一個和一位最善談者接觸的機會。這位善談者引領他走進另外一個世界，或另外一個時代，或向他傾吐自己胸中的不平，或和他討論一個他從來不知道的生活問題。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在同一章裡作者寫：「再者，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讀同一部書，可以得到不同的滋味。一個人在四十歲讀《易經》所得的滋味，必和在五十歲人生閱歷更豐富時讀它所得的著作滋味不同。所以將一本書重讀一遍，也是有益的。」

當然，自己欣賞的書，別人不一定會欣賞。在《生活的藝術》第十二章作者寫：「讀書是一件涉及兩方面的事情：一在作者，一在讀者。作者固然對讀者做了不少的貢獻，但讀者也能藉著自己的悟性和經驗，從書中悟會出同量的收穫。宋代某大儒在提到《論語》時說，讀《論語》的人很多很多。有些人讀了之後，一無所得。有些人對其中某一兩句略感興趣，但有些人則讀了之後，手舞足蹈起來。」這句話讓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大陸的文革 1967 年滲透到瑞典高等學校的時候，我邀請我的老師高本漢到大學來做一個演講，他那時講的是甲骨文。講完了以後，有一個非常紅的學生問他：「您讀過《毛主席語錄》沒有？」「讀過」，高本漢說。「您對那本書的看法如何？」學生問。「我覺得很像《論語》。」高本漢說。那學生高興極了，認為高本漢把《毛主席語錄》當做一部經典。於是高本漢加了一句：「這兩部書，你越讀越覺得無聊。」

我開始閱讀林語堂先生的著作的時候，我是一個沒有多少生活經驗的才二十歲的少年。那時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古老，非常神秘而且非常陌生的國家。我八十二歲的時候再讀林語堂先生的書，中國早已變成我的第二個祖國。我 1948 年頭一次到中國去，在四川待了兩年。1956 年到 1958 年我們全家住在那時還沒有完全破壞的北京。從 1958 年的冬天到 1979 年的春天，大陸當局把我當做不受歡迎的人，拒絕把入境證發給我。我 1980 年代到北京時，真的哭得出眼淚。那時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語堂先生所描寫的城市。在《京華煙雲》第十二章作者如此稱讚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時令是深冬了。北京的冬季真是美妙無與倫比，只有這本地的別個季節或許可以勝過它。在北京各個季節有著顯著的區別，每個季節有它的特點，自成一格，和別個季節完全不同。在這城市裡，人民過著文明的生活，然而同時又是居住在自然界的懷抱裡，極度的物質享受，和鄉村風味的生活融合一起，同時各自保持其特性。人們好似住在理想的城市裡，

既有智力的刺激，又有心靈的休養。組成生活的典型去實現人生的理想，精神是何等的偉大？的確，北京的天然風景非常美麗，城裡有著湖沼花園，城外則有澄碧的昆明湖和紫色的西山，不只是北京的衣裙玉帶，北京的天色也使得當地的景致生色不少。假如天氣沒有這樣清澈的深藍，昆明湖當不致有這樣碧綠的玉色，西山的山坡也不會有這樣富麗的紫色，而且這個城市的構築，的確不愧為由建築專家所設計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具有這樣的生活力，莊嚴和偉大，和家庭生活的快感，真是舉世無雙。但是北京雖是人的產物，卻不是一個人的產物，而是幾世紀來本能地愛好美化生活的人群的積累的產物。氣候、地勢、風俗、建築和藝術構成現在的北京。在北京的生活，人的成分佔著主要的地位。北京的男孩子和小姑娘、男人和女人的抑揚頓挫的聲調，很可以證明這裡的文化和生活的愉快。」

假如林語堂先生的在天之靈今天會下凡到北京去，他肯定像我一樣會哭出眼淚，臭罵大陸的當局沒有接受梁思成先生 1930 年代所提出的保存老北京的計劃。啊，我多麼希望有權力與力量把迫害老北京的官僚都關在牛棚裡，叫他們背林語堂先生的 *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帝國京華：中國在七個世紀的景觀），Crown Publishers, 1960。

《京華煙雲》的作者是一個很大方的而且很好客的主人。在第十二章裡，他請小說的主人翁和他的讀者到北京的郊外去欣賞風景。我讀到他們在香山碧雲寺享受羅漢齋時，忽然想起我 1949 年春天在四川峨嵋山上的一個佛廟裡，頭一次打羅漢齋的牙祭。我這個人最喜歡做白日夢。我寫這篇講稿的時候做了一個白日夢。夢裡出現一個仙女跟我說：「欸，馬老，我知道你很欽佩林公，也非常遺憾你們倆沒有機會見面。我給你安排跟他老人家見見面怎樣？我們也可以請他的一些最好的老朋友來做陪客。」「可是他最好的老朋友都是些早已不在的作家和詩人」我說，「沒問題」，那仙女說，「他們都在極樂天的俱樂部喝茶、下棋、聽評彈或者擺龍門陣甚麼的。你給我寫一個名單，我就把他們都請來。」我把名單寫好了之後，仙女把它藏在袖子裡飛回極樂天去。我們約的是中秋節聚會在香山的碧雲寺。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剛好坐一張桌子），除了林公與我還有莊子、白居易、蘇東坡、屠赤水、袁中郎、李卓吾、張潮、李笠翁、袁子才和金聖歎。大家高高興興地舉杯賞月的時候，金聖歎朗誦他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則》。美食家袁子才臨時作一首七言絕句稱讚碧雲寺的羅漢齋。客人們飯後吃月餅的時候，林語堂和我把我們的煙斗拿出來，一邊抽著，一邊默默地賞月。

我相信你們都會想像我們那難忘的夜晚過得多麼愉快，所以我不必多說了。

在革命與懷舊之間

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林語堂

周質平

前言

五四這一代知識份子所不缺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激烈的批評。陳獨秀（1880-1942）、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錢玄同（1887-1939）、吳虞（1872-1949）和吳敬恒（1866-1953）這一批開啟中國思想現代化的先驅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從語言文字到文學、藝術、戲劇、孝道及家庭制度，無一不持批判的態度。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誌（自1916年第二卷起，改為《新青年》），成了傳播新思想的主要刊物；魯迅在《吶喊》自序中，以「鐵屋」來象徵中國的黑暗和封閉；胡適則沉痛的指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¹；吳敬恒要大家把線裝書丟進茅廁²；錢玄同更主張廢滅漢字，逕用世界語取代之³；吳虞則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的老英雄」⁴。

林語堂（1895-1976）在這樣一個批判舊傳統的大環境裡，有他極特殊的地位。他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既不是極端的激進，也不是守舊衛道，而是表現出一定的依戀和欣賞。這種依戀和欣賞，在上面所提到的一批新派知識份子當中是極少見的。當然，林語堂的依戀或欣賞並不是毫無選擇的，他和陳獨秀、魯迅、胡適有許多類似的地方，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中，有許多不近情理的禮教習俗，需要西方文化的沖激和洗刷。但他的態度和關懷是不同的。

陳獨秀、胡適、魯迅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他們所談的大多是救國救民的大關懷，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成立中國共產黨，介紹馬克思主義；胡適提倡白話文，把自由、民主、科學注入新思潮，魯迅立志用小說和雜文來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他們很少談個人哀樂，身邊的瑣事。在林語堂的著作中，我們看不到太多「大關懷」，他是以談「小情趣」見長的。

在充滿新舊的衝突和東西文化矛盾的大環境裡，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打倒舊禮教」、「廢滅漢字」、「文學革命」、「全盤西化」這類帶著相當「殺伐之氣」的字眼。林語堂很少橫眉豎目的要「革命」要「打倒」。他能從新舊之間看出調和共存的可能，而不是互相傾軋，你死我活。

¹ 胡適，〈信心與反省〉，《胡適文存》（安徽：黃山書社，1996），4集，頁338。

² 吳敬恒，〈箴洋入股化之理學〉，《吳敬恒選集，哲學》（臺北：文星，1967），頁134。

³ 參看，錢玄同，〈通信〉，《新青年》5卷2號（1918年8月15），頁177-178。

⁴ 胡適，〈吳虞文錄序〉，《胡適文存》，1集，頁584。